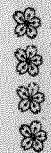


遍灑異鄉地

向日葵



又是成長撲翅時，振翼飛、欲
飄舉，風渺煙灰乎吁吁，乎吁吁，
黃埃定，落底定，乍着，是花；回
眸：似畫；再回首，羽北

年頭萬緒復萬緒，浪不盡、風
又靜、淘淘逝水兩面鏡，鏡裡花容
瘦，花道容已瘦，又怎堪她來造就
？

曉露重重霧濃濃，撥青帳，挑
弦琴、知音難再難再，望斷鄉關處
，尋地千百度，涼初透，寒滿徑，
涼透滿徑滿徑！

※ ※ ※

連天芳草、芳草連天，天外亦
有天；間情兩悠悠，方塊是幽幽，
長懷夾憂憂——悠悠，幽幽，復憂憂

燭影紅，花季的舌焰是紅燭。

輕托，奔躍，可知它燦爛經年，嘯
嗽、遨遊，可知它萬里行蹤？

星高照，孤依依，依依難捨是

離情，莫道別時腸才結，驪歌一曲
曲終結，曲終結、人亦散，笑散風



海拾居

陸

「阿雪啊！妳這個死孩子，又在玩水。晚上妳就別給我死回來……」又是隔壁「阿狗嬌」的吼聲。四十過半的人了，那副「丹田」仍然如此有力。罵起她家「阿雪」來，簡直連放在八仙桌上的花瓶都會搖動。聽她的嗓子八分像「番鴨子」叫，九分更似「破銅鑼」在敲。她愛潔淨，每天清晨五點多準要在院子裏的「古井」旁邊「談笑風生」，「大打出手」。又是睡衣裳，又是刷鍋子、鍋蓋。聲音直可遠播五里開外。所以幾年來成一直拿她當不必上弦的鬧鐘。

住在彰化縣西南的「南勢莊」，只擁有四十來戶人家，橫過全村有條入海的大溝。距海約莫十分鐘路程。雖不是「被遺忘」的小村落，却夠得上偏僻。莊上的人全都種地。農閒就到海灘拾點海產，多則賣錢，少便自享。有的兼辦雜貨，或養草魚，鯉魚，莊頭的「阿火」則在河裏養點蛤蜊，和近百隻的「菜鴨子」過活。全然像是農業時代的殘餘。

村人隨着日升日落而作息，公式化的生活恬淡無奇。只是莊裏的女人，個個長得「健」美。不知是水土關係，抑是遺傳問題。尤其是「阿狗嬌」，四平八穩的，活像填了泥的大水缸，但是跑起路來却頗不遜人，真是離譜。她根本不生病，而且每逢收割季節，能挑著兩擔米籃子，在細田埂上來回跑，所以有人叫她「粗勇的」，想也蠻道地的。

她只能認識十來個字（她家人的名字）。一有了她大兒子從金門來的信，總拿來要我唸。還得我照她的話寫回信，或灑些錢去。其實「阿狗嬌」心地好，但是生性愛管事，多說話，時常討不必要的霉氣受。難怪「好心被雷親」是她每天掛在嘴邊的一句話。

話說莊上的男人却一個比一個黑一個比一個瘦。不知是上帝故意弄錯，還是隨便開個玩笑。尤其是「阿狗嬌」的丈夫，又黑又乾。簡直像台中市中華路賣的「紅燒鳥」。我們都叫他「阿土叔」，他太座偏叫他「我家那個「瘦猴」……」名雖不雅，倒也名符其實。

記得兩年前，「阿土叔」向我們「少年家」討教健身法。我建議他學學舉重，還幫他用水門汀造了兩顆「石輪」。誰知舉不到三下就被「阿狗嬌」一眼望見。霎時「霹靂晴天」，破口大罵「天壽啊！明明是吃飽太閒「無彩力」……」一怒之餘，竟提了「石輪」便要丟到莊頭的大溝裏。所幸我一動靈機，說這一丟會把「阿火」養在河底的蛤蜊給壓死幾斤，才保住了我那精心的傑作。事隔兩年了，想來猶令人莞。如今「阿狗嬌」還叫我「臭頭軍師」豈不是咎由自取？